

潘无依

著

作家出版社



去年出走的

猫



去年出走的猫



潘无依

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去年出走的猫/潘无依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
2003.9
ISBN 7-5063-2753-8

I. 去… II. 潘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73283 号

去年出走的猫

作者: 潘无依

责任编辑: 唐晓渡

装帧设计: 北京旺忘望设计有限公司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iachubanshe.com>

印刷: 北京星月印刷厂

开本: 880 × 1230 1/32

字数: 170 千

印张: 8.5

插页: 4

印数: 001-8000

版次: 2003 年 9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2753-8

定价: 19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潘无依 作者近照

序

阿 城

对我来说，潘无依的小说，是那种在序里怎么说都不合适的小说。因为读这本作家出版社将要出版的《去年出走的猫》，我还看了她在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1 年出版的《群居的甲虫》。隔年便有新书出版，属正常，但细想想还是觉得蛮快的。读小说对我来说是相当奢侈的一件事，因我是时间的穷人，而读小说是为写序，真是死的心都有了。近二十年前，作家出版社出过刘索拉的一本《你别无选择》，说的是选择了考大学，进大学之后处于别无选择，于是有读者觉得作者似乎在选择与承担上发生悖论。我觉得之所以会这样，大概是因为选择考大学其实是短期的选择，例如为了改变现实生活的状况，所谓找出路，这与长期的选择，例如追求艺术理想发生了矛盾，才会产生承担的愤怒与调侃或失落，却迁怒于别无选择。其实第一个选择是自己做出的。多少年后，这种悖论现象在潘无依的小说中不再出现。她的小说不

再承担愤怒，因为无论从物质到精神，选择是一步一步来的，承担也是到了哪一步承担哪一步。常听说现在的年轻人没吃过苦，没有理想，其实理想愈不遥远，也就愈能承担当下。潘无依在这一点上有些直见性命的东西。我愿意相信潘无依在这一点上是不自觉的，如果因为序而自觉了，就有可能不妙了。“见性觉经烦”，写作状态，所谓见性，是一回事，所谓评论，不管到不到“经”的地步，是另一回事。先这样序一下吧。

出 走

猫年猫月的猫一天，一只猫走在城市里。它穿过一条胡同后，走进了厕所。

这时，一个女人尖叫：猫怎么站着撒尿！

猫的脖子上挂着一块木牌，上面写着两个字：出走。

这是一只离家出走的猫，它的耳朵上扎了两个眼儿，挂着两条小鱼。这像是在向人们证明它不需要食物。它已经饿了好多天。它的胃至少比一年前缩小了三分之一。它看着人们看着它的眼神，然后抖动胡须。它左边的胡须被剪断了，这大概是一只没有方向的猫。

没有人听见它叫过，这或许是一只哑巴猫。

但是，认得雌雄的人说，这是一只母猫。

猫的身体细长，呈流线型。V字型的脸颊，杏仁形的双眼，两端向上翘，像两颗蓝宝石。它经常斜着眼睛看着周围的东西。

它披着一身海豹色的貂皮大衣。

它走路的姿势像一个贵妇。

猫头部的毛像是被理发师漂染过，甚至用啫喱水定过型，弯曲得像一堆方便面。

它长着一对鹿耳，直立着，像是要预先告诉人们这里很有可能要地震。

猫的爪子上淌着泥浆。

路上有各种各样的脚印，大小不一，歪歪斜斜。甚至你可以从这些脚印里看出不同人的职业。

猫看着自己爪子上的泥浆，想问，为什么它没有鞋子？

最近，它发现了路上有一种很长的鞋印，正好与它的身子等长，前方尖得像把刀。它怀疑这是女人的防身鞋。

她们穿着一双双像船儿一样的鞋走动在城市，很像马戏团里的小丑儿。她们要用这种类似于尖刀的鞋来修饰自己的脚，为的是随时可以将色狼的裆踢穿。

这时，一个挎着皮包的女人从它身边走过，猫恐惧地蹿到了一边。

生产这些凶器的鞋商们定是赚足了腰包，但是他们可要小心，自己的女人也随时可以用这样的凶器踢他们的胯下。

爬行虫子

这个地方下了三天雨。

马路上开始爬行一种披着甲壳的虫子，长得与大龙虾一样，只是体积比它小了十倍。有人说，这就是龙虾，只是先天性小儿麻痹。于是城市里的人开始做各种各样的钓钩，他们把这些钩子放在臭水沟里钓龙虾。

早市上有端着木桶在那儿喊着叫卖的。

人们开始煮这些东西。谁都不敢生吃，怕得上小儿麻痹。于是，大家开始讨论怎样下厨房。刚开始只是去壳放在锅里炒，后来是连着壳放在锅里蒸，然后去壳沾着姜醋吃，与螃蟹的吃法一样。不知道从哪里传来的一道做法，螃蟹放在油锅里搁上花椒与辣子煮。于是，这种爬行动物也被装在了锅里。

决定这么吃的原因是，镇上的一个老中医对不孕的妇女说，喝中药，忌吃辣。果真那女人在半年之后生下了一个女儿，长得跟大蒜似的。这个消息传开后，有人说，既然吃中药忌吃辛辣，那么辣子肯定有解药的作用。辣子既然能解去药里的某种成份，或许也能解去爬行动物里的某种致命成份。

于是，他们决定用辣子煮这些东西。

女人们对这种吃法简直到了风靡的程度。尤其那些吃过后拉稀的女人们反而更忠贞于这些麻辣爬行动物。她们觉得这比减肥药便宜多了。

马路边摊贩的桌子上放满了各种各样的铁盆。有一大半是用来装壳的。人们往盆里抓这些爬行动物，然后再用舌尖舔去手上的辣油。

没有人计算过一天究竟能吃掉多少只这样的爬行动物，也没有人计算过一天用掉多少公斤辣子。这些用过的辣子要是堆积起来，或许能养活大街上三分之一的乞丐。

辣椒使郊区的农民发了横财。他们甚至将种着的豆苗改成了辣椒。渔民从此不打鱼了，鱼网改造成了家里挂着的窗帘。他们开始大面积地捕捉这些披着甲壳的小东西了。

每天在小铺里织鱼网的大爷将一根根铁丝弯成钩子挂在墙上。这很像某个性商店，曾使好多男人产生过暴力的念头。他们设想着女人在这些钩子面前就像鱼那样被吊在空中。

于是年轻人说，老头已经变态了，是想做一些暴力工具。因为他的女人在一个星期前死在了河里，赤身裸体地仰浮在河面上。另一具赤裸的男尸背浮在河面上，正是他的弟弟。他们是殉情在河里的。这件事情在当地被议论了很久，得出的共同结论是，男人与女人总归是要一上一下的。连死的时候，也是一个朝天，一个朝地的。

他办完丧事后，就开始卖铁钩了。

他甚至拆完了自行车上的所有的钢条，他觉得这是最适合用来做钓钩的。从那天起，这个地方出现了好多没有钢圈的自行车，这些车轮子大多数被卖给了鞋匠。

他们认为将车轮皮订在鞋底上肯定会结实很多。

酒店玻璃缸里的大龙虾也越来越少见了，爬行在缸里的都是这些号称小龙虾的东西。

柳岸将车停在小摊边的时候，阿黑把一麻袋的爬行虫倒在了桶里，说，柳哥，我很快就要买车了。

什么车？

两个轮子的。摩托。

柳岸已经在这个城市来回转了三圈，他只是想知道这些东西究竟为什么会如此受人青睐。这只是一群虫子。

他原本想开一家最大的麻辣龙虾馆，他决定不开的原因是他的一个朋友得吸虫病刚死三天。他断定是狂吃爬行虫的

结果。

他想起了那只老猫也是死在那个灶口的。这只猫跟了他三年，只要是柳岸出现的地方总会有猫行走的痕迹。

它死的时候嘴里吐着白沫，他们的死像很接近。

猫只是吃了一只被毒死的老鼠。

十八摸

柳岸是被下放到农村的。

他长得不高，细皮嫩肉的。虽然什么农活都不会干，但是手脚很小巧，学什么都快。他还长着一副太监似的好嗓子，生音又尖又亮。但是一唱到高音，他就嘶哑了，很像摇滚。村里很多小姑娘都爱听他的歌。所以他不用像其他人那样往死地干活，只要他一唱“十八摸”，就有人抢着帮他干了。

那天，柳岸说了一段“四大白”后，村长给了他十个工分。

这是他最骄傲的一天。

柳岸在村里受女人喜欢。他长着小卷毛，村里的女人叫他卷毛。那些老女人经常围着他，要他唱歌。他父亲过去是大地主，土地是他一生中的最爱。临死前，小儿子刚出生，当时已经家道败落，所以他取了这个名字，希望小儿子能“柳暗花明又一村”。但是，他九岁的时候，家里就没有地了。他妈改了嫁之后，把土地卖的卖，送人的送人。他上面

的两个哥哥也倒插了门。

柳岸小时候还被做过童养男。但是，到李家才三天，他就逃回来了。当时，没有地方去。他跟着村里一个老寡妇卖过烧饼。那个老寡妇对他很好，当时也没有什么工钱，最好的报酬就是每天给他两个烧饼。老寡妇也心疼他，看着他是发育的时候，就往烧饼里猛夹猪油。

这样的生活维持了三个月。

三个月不长也不短。但是，柳岸那个时候声音开始发粗，嘴边也突然长出胡子。老寡妇仍还老往烧饼里夹猪油，他觉得是老女人特意要这样做的。因为那个下雨的晚上，她突然从床上爬起来，要柳岸摸她的奶子，说是上面被蚊子叮得痒痒的。

柳岸第一次摸女人的大奶子就是这个老寡妇。这耷拉的下垂的奶子真有点像她做的烧饼，褐色的乳头上还有一圈黑毛。他知道她经常不洗澡，身上老有一股骚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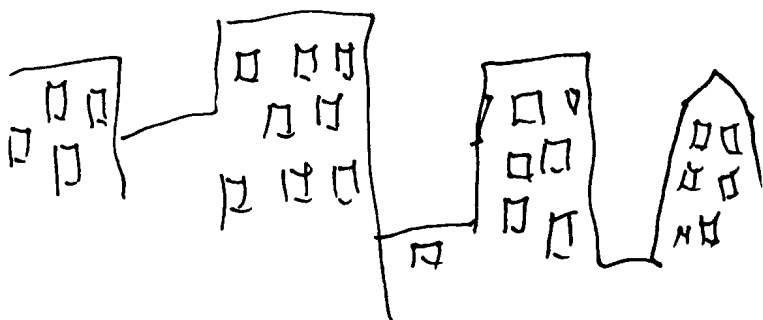
这使他受不了。

女人是把刀

猫是死在牛家灶口的。

牛家老太太说：谁家的猫死在了我的灶口。这让我以后怎么上灶头？

就是。什么地方不好死，偏偏要死在灶头上。



你说这猫死在灶头上，肯定是吃死的。你说这是吃什么死的呀？

这会不会是毒死的？

村子里的人说，那猫经常去牛家偷吃鱼，说不定是牛老太太毒死的。

早就听说牛家阴盛阳衰。牛家的女人是把刀。牛老太太就长着一张刀子似的嘴。她说话速度很快，像一把刚磨好的刀。

柳岸去牛家灶边料理猫的后事，认识了牛三花。她的两双大眼睛看着他的时候，他就心慌了。他觉得这种勾引使他忘乎所以。她长得像一个瓷瓶，身体很细嫩。

在饭桌上，三花给他夹了两个蛋。

你的名字真像一只猫。

我爹取的。

我喜欢猫。

他回到自己的住处，对着墙壁手淫了一把。墙壁挂上很长一段乳白色的东西。他想，自己的欲望是越来越强了。或许是这段时间给憋的。他以前那个小丫头一任性就离开了他。这个丫头在他前面有过男人。他知道自己是不会爱上她的。

他现在心里只有牛家的小姐了。

牛三花长的一点都不土，她文文静静的，话也不多，还是村里的一个会计。她的身材或许是令他最着迷的，她的奶子很大，像装满了水。他睡在床上的时候，还想着她的大眼睛。俗话说，眼大水多。他想要是能与她睡上一回肯定比那

个没有胸脯的女人舒服多了。

于是，柳岸开始追求她。

他上街给牛妈买了双鞋，她穿着大小正好。然后不断地夸赞她的脚很好看。

牛妈对张二寡说：瞧。我家的毛脚女婿对我多好。一看就知道我的脚有多大。

我看这小伙也不错。他家世代地主，可惜他老爷死的早。到他的时候，家当都没了。

牛老太太太希望女儿能嫁给他。这绝不会是亏本生意。女儿嫁给他以后可以到城里去，以后的孩子就不再是农民。他们就可以做城里人了。

这事情她要做主。

三花从来没有想过嫁人的事。她在村里做会计，除了与算盘子打交道，就没有与男人打过交道。现在母亲要她嫁人，还说，人都帮着选好了。就是那个卷毛。

她一脸的不高兴。那个卷毛她只见过一回。她对他一点不了解。但是她很害怕母亲，她知道如果一气她，她又要犯头晕病了。

那天，牛三花从村里回来，看见父亲站在田埂上抽烟，便走下田。

爸知道你不愿意嫁人。但是女人大了总是要嫁人的。

我不愿意嫁给那个卷毛。

那你要嫁给谁？

牛三花想不出人来。她想嫁的人在书里。她喜欢看书，尽管她妈总是反对。于是她经常是躲在灶间趁着烧火的时候

偷偷地看。直到那次她把饭烧焦后，她的书被扔进了火坑，与那些柴梗一起化成了灰烬。

这饭都成碳了，还怎么吃？只能喂猪。看这破书有啥用？能管饭吃吗？

从这之后，她就再也没有看过书。

牛妈要她嫁给柳岸有很多理由。她觉得这是一桩很美满的婚姻。这会是她女儿幸福一辈子，至少在她有生之年就可以不干农活了。而且最让牛妈感动的是，柳岸竟然愿意倒插门。孩子姓谁都无所谓。

你不嫁给他，我就跳进后面那条河。

他们俩的又一次见面是在村里放电影的时候。轮船开到桥洞，就有人在村里敲锣打鼓，喊着，村里放电影了，《一江春水向东流》。

他们坐在银幕前，后来柳岸发现坐在他后面的小子穿着老婆的花内裤瞅着电影。这影片很好看，看得牛三花当场就哭了。柳岸一直在劝慰她，这只是做戏。戏都是假的。他还谈了自己的很多想法，都是与影片有关的。她觉得他很有知识，至少他看过很多书。他借给她的第一本书就是手抄本《少女的心》。

他们看这本书是在茭白地里。柳岸趴在了她身上，这一趴就趴出了三番。

中秋那天，他们办了婚事。